



北有精灵攻城，南有暴君未犯。古老的神灵雕像发出了绚丽的光芒，雾影之下，阴谋正在酝酿……

《雾影四部曲》【1】

雾影四部曲

雾影边境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侯敏 孙菲 闫佳馨 丁宏伟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

TAD WILLIAMS

雾影四部曲【I】下卷

雾影边境
SHADOWMARCH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侯敏 孙菲 闫佳馨 丁宏伟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影边境 / (美) 威廉姆斯著; 侯敏等译.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书名原文: Shadowmarch
ISBN 978-7-5621-7686-2

I. ①雾… II. ①威… ②侯…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9428号

雾影 I: 雾影边境

SHADOWMARCH

[美] 泰德·威廉姆斯 著 侯敏 孙菲 闫佳馨 丁宏伟 译

出品人: 米加德

总策划: 卢旭 彦吴桐 沈丽凝

责任编辑: 易晓艳 沈琳彦

特约编辑: 王绍政 倪若水

装帧设计: 谷亚楠 朱海英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印刷: 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600千字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25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2015年第299号

书号: ISBN 978-7-5621-7686-2

定价: 86.00元 (全两册)

目 录

CONTENTS

<i>A Brief History of Eon</i>	埃昂大陆简史	001
-------------------------------	--------	-----

<i>Prelude</i>	序幕	007
----------------	----	-----

RED FINE BLOOD 第一部分 血

<i>A Wyvern Hunt</i>	第一章 猎杀双足飞龙	017
----------------------	------------	-----

<i>A Place in the Sea</i>	第二章 海中之石	041
---------------------------	----------	-----

<i>Proper Blue Quartz</i>	第三章 真正的蓝石英	050
---------------------------	------------	-----

<i>A Surprising Proposal</i>	第四章 惊人的提议	064
------------------------------	-----------	-----

<i>Songs of the Moon and Stars</i>	第五章 月与星之歌	083
------------------------------------	-----------	-----

<i>Blood Ties</i>	第六章 血缘之系	101
-------------------	----------	-----

<i>Waters of the Hive</i>	第七章 蜂房姐妹	125
---------------------------	----------	-----

<i>The Hiding Place</i>	第八章 藏身之地	136
-------------------------	----------	-----

<i>A Steam of Pale Wings</i>	第九章 白色羽翼之光	153
------------------------------	------------	-----

<i>Halls of Fire</i>	第十章 火焰之厅	173
----------------------	----------	-----

<i>Bride of the God</i>	第十一章 神的新娘	191
-------------------------	-----------	-----

<i>Reeping in Stone</i>	第十二章 长眠地下	202
-------------------------	-----------	-----

RED FINE MOONLIGHT 第二部分 月光

<i>Vanson's Charge</i>	第十三章 范森的任务	223
------------------------	------------	-----

<i>Whitefire</i>	第十四章 白焰	245
------------------	---------	-----

<i>The Feclusion</i>	第十五章 隐宫	264
----------------------	---------	-----

<i>The Grand and Worthy Aso</i>	第十六章 伟大而杰出的诺兹	278
---------------------------------	---------------	-----

<i>Black Flowers</i>	第十七章 黑色花朵	300
----------------------	-----------	-----

<i>One Guest Less</i>	第十八章 送客	323
-----------------------	---------	-----

<i>The God-King</i>	第十九章 神佑者	345
---------------------	----------	-----

<i>Lost in the Moon's Land</i>	第二十章 迷失在月亮之下	354
<i>The Pelkey's Dolphin</i>	第二十一章 侍者的金币	378
<i>A Royal Appointment</i>	第二十二章 王室约定	403
<i>The Summer Tower</i>	第二十三章 夏之塔	428
<i>Leopards and Gazelles</i>	第二十四章 猎豹与瞪羚	448
<i>Mirrors, Missing and Found</i>	第二十五章 失而复得的镜子	455
<i>The Considerations of Deceit</i>	第二十六章 女王们的考虑	476

R-L-R-T F-H-R-E F-I-R-E 第三部分 火

<i>Candlestorm</i>	第二十七章 烛台镇	501
<i>Evening Star</i>	第二十八章 晚星	523
<i>The Shining Man</i>	第二十九章 闪光之人	531
<i>Awakening</i>	第三十章 觉醒	552
<i>A Night Visitor</i>	第三十一章 夜间来客	577
<i>In This Circle of the World</i>	第三十二章 今生今世	585
<i>The Pale Things</i>	第三十三章 苍白之物	607
<i>In a Morninswalk Field</i>	第三十四章 在马林沃克的原野	630
<i>The Ribbon Cord</i>	第三十五章 丝绳	652
<i>At the Giant's Feet</i>	第三十六章 巨人脚下	662
<i>The Dark City</i>	第三十七章 黑暗之城	681
<i>Silent</i>	第三十八章 寂静	704
<i>Winter's Eve</i>	第三十九章 冬日夜夜	715
<i>Jorja's Flight</i>	第四十章 佐睿雅的离去	738

<i>Appendix</i>	附录	765
-----------------	----	-----

第二十二章

王室约定

无名：

坚不可摧，如地下的岩石；

嗡嗡嘤嘤，如黄蜂飞舞；

虬曲弯折，如盘根，如巨蛇。

——引自《丧骨神谕》

至少他们没有把他铐上，马特·廷莱特想，但这个经历本身还是让他觉得很不愉快。卫兵来奎勒薄荷酒馆逮捕他的时候，他吓得快要尿出来了，后来当他看到城堡要塞，闻到古老石头特有的潮湿味道，还有那些不幸的囚徒身上散发出来的恶心气味时，他差点真的尿了裤子。对廷莱特来说，动笔写些对句，讲讲佩里卡尔的塞拉斯在残暴的黄骑士的堡垒里所受的折磨并不是什么难事，可现在，当他自己深陷于类似的危险境地时，他才发现地牢远比想象中的更令人恐惧和不安。

他叹息一声，又担心这听起来像是抱怨。他不想惹恼了这些大块头——手上布满老茧，总是阴着脸的卫兵们，其中两个坐在矮条凳上说着话，还有一个手里拿着长矛，坐在他另一侧几码开外的地

方。这个人让他感到最不舒服，他一直看着廷莱特，就好像很希望这个犯人会试图逃跑，这样他就能刺他几下，就像用尖木棒刺一只烤兔子那样。

但是诗人没打算动，他决定了不去抵抗，这个想法如同指北针指向北方一样坚定。如果这个充满血腥的城堡突然倒塌了，我仍然会坐在地上，而且我绝不会原谅那个眼中流露着邪气的恶棍。

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吉尔正懒洋洋地站在卫兵桌子的另一头。在门和吉尔之间有三个卫兵，并且只有一个卫兵看着他，廷莱特希望那是个好迹象，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吉尔是真正罪大恶极的人，比起诗人，侍者吉尔更像企图逃跑的样子。他瘦弱的面容流露出茫然的神色，呆呆地凝视着对面墙的一块空白处，就好像不知是谁家的迷糊祖父，不小心走失在熙攘的市场。

那个一直对廷莱特没好脸色的卫兵向他走来，站到他身前，盔甲发出叮当声响。这家伙小心谨慎地——其实也并非很小心——把长矛插在了石板地的缝隙里，距离廷莱特的腹股沟仅仅几英寸。如果现在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是类似的那种盛大场合，廷莱特穿着紧身裤的话，这一击无疑会划到他裤子前面的褶上。

“我在‘獾皮靴’那里看到过你。”这个卫兵说道。廷莱特痛苦地意识到长矛正像一面征服者的旗帜一般插在他的两条大腿之间，瞬间感到有些眩晕，差点以为自己是被控偷了某个卫队作为幸运物的鞋子。“你在听我说吗？小个子？”

他回过神，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个家伙正谈论巴西利斯克之门旁的酒馆的事情，廷莱特之前去过几次，通常都是在嗜酒的戏剧家纳文·休尼的陪伴下去的。“没有，先生，你弄错了。”他假装表现出很诚实的样子，“我从没路过那个大门，我是窄步巷的奎勒薄荷酒馆的虔诚信徒。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知道奎勒薄荷酒馆那种地方的——那是个粗俗低贱的地方。”

卫兵得意地笑着。他很年轻，但大腹便便，脸色苍白，而且神情满是不快：“你抢走了我的女人。还告诉她，比起她那个像猪一样蠢的保护人，和你这样狐狸般聪明的人在一起更幸福。”

“我确信您弄错了，先生。”

“你说她的胸部像白白的蛋糕一样漂亮，还有个石榴一样的屁股。”

“不，像个桃子，没错。”廷莱特说道。他想起那个晚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或许真的不甚高明地想出了“石榴”这样令人厌恶的比喻。然而他马上反应了过来，害怕地捂住嘴，只是太晚了，他的大嘴巴让他露了馅。

卫兵同意他的说法，咧着嘴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残缺的牙齿。诗人很清楚，卫兵这么做可不是因为自己表现良好，更不可能是对他的调情技术表示赞赏。卫兵把身体靠过去，伸出粗大的手指，抓住廷莱特的鼻子一直拧，拧到廷莱特发出痛苦的尖叫声，然后弯下腰向他凑近，直到离他仅有一指的距离，嘴里发出的臭奶酪般的味道喷了廷莱特一脸，不过所幸他的鼻子现在正疼得皱成一团，几乎闻不出什么。“如果王室总管要砍你的头，我会自愿排第一个去砍。就算他不这么打算，我也一定会去奎勒薄荷酒馆‘关照’你，从你身上割下点什么。”卫兵又开始用力拧起诗人的鼻子以示强调，“到时候我们看看女人们还有多喜欢你。”

通向要塞的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卫兵抓着廷莱特鼻子的手松开了，他站直了身体，诗人则流着眼泪，感觉脸上火烧火燎的。

“佩林啊，我的神啊，这个骗子是在哭吗？”一个声音从他头上方传来，“这个国家里除了士兵外，还有像样的男人吗？其他男人都在拉皮条、欺凌弱小或是像这个家伙一样娘娘腔地哭鼻子吗？”王室总管，艾文·布罗纳的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灰黑的胡子像一团暴风雨。“对于触犯王室的罪行，你有什么怨言吗？

有的话那个三神教的神父会帮助你，别来找我。”

廷莱特眨着眼挤掉泪珠：“不，大人，老爷，我没有犯罪。”

“那你在哭什么？”

不管怎么说，廷莱特认为提到卫兵刚才的所作所为不是个好主意，这可能会让他受到更残酷的毒打。“我鼻子犯了病，有时候它会让我这样。这潮湿的空气……”他挥动着手，指向周围，一阵恐慌袭上心头。“我不是抱怨这个地方，大家对我一直很好。”他喋喋不休地说。廷莱特从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布罗纳，以前最近时也有一箭之遥。这个家伙手臂粗壮，似乎一只手就能把诗人的脑壳打碎。“大人，墙都很坚固，地板也很讲究。”

“我怀疑有人打了你。”总管说道，“如果你不马上闭嘴的话，我也会亲自动手。”他转过身，对着刚从条凳上起身的一个卫兵说：“我要带走这两个犯人。”他对着被留在要塞门口待命的两个卫兵中的一个挥了挥手，他们都穿着兰森德的制服，兰森德是他自己的封地。“把这两个人带走，”他下令，“必要的时候给他们点教训。”

要塞门口过来的卫兵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公主和王子知道吗……”

布罗纳咆哮着：“他们当然知道，你们以为是谁命令我把他们带走的？”

“是，遵命，大人。”

廷莱特爬了起来，他决心不惹麻烦。他不想再被任何人伤害了，当然他也不想再惹恼那个大块头，那个令人害怕的王室总管了。

尽管很恐惧，廷莱特一路上还是难忍惊讶之情。布罗纳和两个士兵把他们带走，穿过大厅后面长长的弯来绕去的路，最后来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小礼拜堂里。墙壁上的一幅画告诉他这里一定就是埃瑞沃教堂——南境最有名的几个房间之一，专门供奉埃顿家族的

庇护者——海神埃瑞沃。房间的装饰很适宜，侍者吉尔慢慢走着，就像是在没过头顶的水中漫步一般，廷莱特虽然觉得有些困惑，但在这里还是比在牢里好多了——除非有万不得已的理由，否则他们一定不会在这里杀了他，让血弄脏墙上的壁画。

除非他们绞死我。他们过去不就是把叛徒绞死的吗？叛徒！他们疯了——我不是叛徒！我只是写了封信而已，因为罪犯吉尔用非法获得的钱蒙蔽了我的眼睛，我这个可怜的诗人！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

当布罗纳坐在神坛旁的长椅上时，廷莱特几乎要哭出来了。

“安静。”布罗纳命令道。

“大人，我……我……”

“闭嘴，蠢货。别以为我已经坐下了就不会再站起来打你。费这点事开开心心我还是很乐意的。”

廷莱特立刻安静了下来。从这个家伙袖口里伸出的拳头就像节日里吃的面包那样大。诗人偷偷地看了一眼吉尔，他看上去没有丝毫畏惧，甚至好像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的这一切。去你的！去你的金子！你就像故事中说的毒妇那样，把厄运带给了别人。马特·廷莱特想对他大声尖叫。

廷莱特意识到摆脱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眼睛和嘴都闭上，然后向诗人和酒鬼之神祷告（尽管回应很可能就是把他领进叛徒该待的牢房里），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房间里又有人进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惊得他睁开了眼睛。

“这两个人？”

“是的，殿下。”布罗纳指着吉尔说，“这就是那个做出声明的人，另一个说他只是替他写了封信，不过我很怀疑——您可以看看是哪个人在搞恶作剧。”

廷莱特很想把内心的无辜喊出来，但他慢慢学会了在这种身不

由己的时候该如何自控。六个新来的人进入教堂，其中有四个是王室卫兵，他们已经在门口站好，正在和王室总管手下的兰森德人交流着，他们身穿金色和红色配色的外衣；另外两个人，他很惊讶地认出了他们是奥林国王的孩子，布瑞奥妮公主和巴瑞克王子。

“为什么带到了这里？”金发公主布瑞奥妮问道。廷莱特又看了一下，确定是她在说话。公主很漂亮，身材高挑，纤细——马特·廷莱特喜欢的女人类型是柔弱的，有白皙的脸，脸颊圆润，如同夏日的云朵——但是，她的头发疏松，身着骑马裙、长筒袜和长长的夹克衫，像男人一样。她的弟弟面色苍白，头发卷曲，身着黑衣。廷莱特听说过王子一直穿着丧服，但是这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还是很惊讶，王子就像是奎勒薄荷酒馆里的一个酒客。如此近距离地、真真切切地看到这两位年轻的摄政王，廷莱特感觉自己仿佛就是王宫里的宠臣。这样的幻想使得他紧张了一会儿。和王室的人相熟，那该是大多的福气啊！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这是私事。”布罗纳说道。

“但是你说过，他们只是用假情报来骗取我们的报酬。”

廷莱特突然对受宠的事和公主、王子的穿着打扮失去了兴趣。事实上，他的喉咙很难受，就好像有刺猬爬了进去似的。如果他们判定他犯了欺诈王室的罪，他们会要了他的命；至少他会被放逐到一个小岛上去，或是被发配去服苦役一直到年老。连锅匠那小气的老婆都不会因为他迷人的演讲（更多是外表上的魅力）而偷偷地给他一枚铜币，竟然想欺骗王室！他紧紧地夹住双腿，以免在公主和王子面前吓得尿湿裤子。

“我说过，这我有过怀疑，”布罗纳回答道，他忽视了王子爱争辩的毛病，“但是，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真的知道些什么事，我想与其在宫廷上弄清楚，不如在此解决比较好。”

布瑞奥妮一直在看着廷莱特，神色并不友善，突然又转身对着

瘦长脸的吉尔说：“你，他们说你是大门旁那个酒馆的侍者。除了塞特兰群岛商队的闲言碎语以外，你是怎么知道那些的？”

吉尔激动起来，但是他还是不敢目视公主：“我，我不知道，我就是做了梦，在梦里看到了一些东西。”

“要称‘殿下’，你这渣滓。”布罗纳咆哮道。

布瑞奥妮挥了挥手：“我觉得，虽然不确定，他只是头脑简单罢了。我们跟他较什么劲，跟这两个傻瓜较劲？”

廷莱特希望他还有发怒的勇气，去为自己争辩。但令人失望的是，他那小小的、正日渐显隆的名声还未引起公主的注意，而显而易见的是，从看向他的眼神中他可以感觉到，他没有吉尔那样的勇气。

“她是对的，”王子巴瑞克说道。他说得很慢，又断断续续：“这个家伙很可能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南境的每个人，并且在他到达这里之前，就传遍了半个王国。”

“看看这两个人寄给我的这封信，”布罗纳耐心地告诉他们，“信上说，‘我可以告诉你有关塞特兰亲王之女的事，还有为何她连同她的卫兵，还有蓝宝石嫁妆一起被带走。’这些蠢货，我真是受够了。”

“我不明白。”公主说道。

“蓝宝石是要带去洛里克伯爵那儿的嫁妆，商人贝克不知道蓝宝石嫁妆的事情，因为她的父亲担心宝石被偷走，所以整个商队里没人知道，甚至连卫兵也不知道。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几天前收到一封来自塞特兰的信，是由一个僧侣带来的。写信询问他女儿平安与否，因为他听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谣言，他特别提到了公主携带的蓝宝石——事实上，对他来说，蓝宝石如同他的孩子一样重要，所以这或许是一块非常昂贵的宝石，尽管他算不上很溺爱孩子的父亲，无论如何，怎么……”布罗纳继续说道。

“一个酒馆的侍者是怎么知道这块宝石的？”布瑞奥妮接着问，她转过身对吉尔说，“你说这一切都是你做的梦？你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慢慢地摇着头：“一些事情我已经忘了，其中的一些是我在睡觉时听到和看到的。我打算让廷莱特帮我写下来，但是卫兵来了，把我从奎勒薄荷酒馆带走了。”

“所以，即使他那时真的知道一些事，现在也不知道了。”巴瑞克说道，语气充满了厌恶。

“我知道你看到了穿黑衣的人。”吉尔告诉王子。

“什么？”

“身穿黑衣的人，墙壁火红。这个人留胡须，跑着喊你的名字。我知道你看见了……”

他没说完，因为巴瑞克向前跳去，掐住侍者的脖子。尽管吉尔是个成人，但他还是没有反抗。巴瑞克把骨瘦如柴的侍者压到地上，骑在他身上喊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梦？”

“巴瑞克！”布瑞奥妮冲上前抓住他的胳膊，“松手，你会弄死他的！”侍者没有挣扎，但是他的脸因为恐惧而涨红了。

“你怎么知道的？谁派你来的？你怎么会知道？”

当廷莱特惊讶地注视这一切时，王室总管以惊人的速度猛力把巴瑞克从吉尔身上拉了下来，而吉尔几乎已经喘不过来气了，却还是毫无反抗。“我求您了，殿下，您已经失去理智了吗？”布罗纳恳求着。

王子扭动着摆脱他紧握的手，呼吸急促，好像他才是那个被掐着的人。“不准说那些！你胆敢说那些东西！”他又对着布罗纳大声吼道，“没人敢那样对我说话！”他似乎要哭喊或尖叫起来，但是他的脸突然变得像雕像般冷酷无情。他转过身走出教堂，尽管是走，但都快要变成跑了。两个卫兵交换了下疲倦的眼神，离开人群。

跟着他走了。

这个侍者现在坐在那儿，轻声地抽泣着。

“你怎么会知道我弟弟的梦？”布瑞奥妮询问道。

吉尔隔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我只是说出了我看到和听到的事情。”

她转向布罗纳：“仁慈的佐睿雅啊保佑我吧，我想我快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你明白吗？”

王室总管没有立刻回答。“我……就我而言，我和您一样感到困惑不解，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不想让这两个人知道。”他用长满胡须的下巴指了指廷莱特和侍者。

“那么，我必须做些什么，肯定得做。”布瑞奥妮皱着眉。廷莱特仍然没有发现她的迷人之处，但是有关公主的一些事情一定是吸引了他，不仅仅是她的名声和权力，她很……有力量。他认为，就像一位女武神。

“很明显，我们至少得留住这个侍者，直到我们发现他是怎么知道那些东西的。”布罗纳说道，这给了诗人一丝希望，或许他们能够放他一马！“更别说发现他是怎么拿到那枚给这个所谓诗人的海豚币的。我想，在卫兵室里，我能够给这个侍者找个地方——会有很多人看着他的。但是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要给另一个一条活路，好让他在酒馆里喋喋不休，炫耀他在这儿的所见所闻的。”布罗纳皱了皱眉，“我也猜想你不会让我就这样痛快地杀了他的。”突然廷莱特感到呼吸困难，他希望这只是个玩笑。直到公主摇头时，他才稍稍松了口气。“真不幸啊，”布罗纳告诉布瑞奥妮，“我们不太需要像他这样无能的家伙，南境里这种家伙已经成群结队了。”

“我不在乎你对写这封信的人做了什么。”布瑞奥妮盯着吉尔，让廷莱特有种无名的忌妒，“我认为他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侍者不会写字，他需要别人为他代笔罢了。把诗人送回家，告诉他，

如果他敢向外人吐露半个字，我砍掉他的脑袋。我需要好好想想。”

廷莱特闷闷不乐。如果他回到奎勒薄荷酒馆的话，那个卫兵很快就会过来“拜访”他，很显然他和卫兵的女人偷过情。他不仅会为此，甚至还会为那些他已经不记得的事情——每次和休尼喝酒他都会喝到不省人事——受到毒打。他也只能希望那个荡妇漂亮点，值得他挨这顿揍。不过看看那个卫兵的德行，他很怀疑这一点。而且王室总管没收了他的金币，他也没钱搬家到其他地方。他生命里也没有哪位富婆会在这时候收留他，只有住在奎勒薄荷酒馆的布丽吉德这样待过他。天气冷起来了，对流浪街头来说也真不是时候啊。

廷莱特现在为自己难过得不行。有那么一会儿，他琢磨着要不要瞎编点有关自己的故事，让自己显得有用，显得重要起来。假装自己知道酒馆侍者的一些秘密？但是望着魁梧的布罗纳，他又觉得那样做会很愚蠢。也不知为什么，吉尔能知道些他本不该知道的事，可廷莱特就没有办法给自己找什么帮衬，光靠吹嘘肯定不行。他注视着心烦意乱的公主，一个想法突然涌入他的脑海，他想知道是否佐悉蒙赋予了他残忍的天性。他跪倒在地。

“公主，”他以很真诚的声音说道，自从他离家以来，以这样的声音说话一直让他有吃有喝，“殿下，您能听我说几句吗？我太卑贱了，但是我祈求您听我说……”

她先是望着他，然后问道：“什么？”

“我是个诗人，公主——一个身份卑微的人，一个没有天赋的人，但是了解我的那些人会告诉您我的人品。”她没兴趣听。他就又匆忙向前一步：“来到这里我诚惶诚恐。我想为我质朴的朋友，为这位侍者做些善事，他却给您和您的弟弟带来痛苦。我感到整个人都垮了……”

她不怀好意地笑起来：“如果你敢把这些告诉给别人，那你就真的会垮成碎片。”

“请您听我说，听一听，殿下，听一听您恭顺的仆人的话吧。操劳国事使您没有听闻我正在为您创作的颂歌。”在这之前，他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事实就是如此。

“颂歌？”

“颂扬您的美丽。”他一边观察着她的脸色一边补充道，“更重要的是，是颂扬您的智慧和善良，殿下。”她又笑了，带着恶意撇撇嘴。“事实上，在我坐到这儿时，我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您，而不是像仰望月亮那样远远地崇拜您，我明白了，我感到很自豪——您确实是……确实是……”

她厌烦了等待：“我确实是什么样子？”

“您就是佐睿雅，是战斗和智慧女神的化身。”他只能希望她理解得对，她的穿戴和女神般的仁慈是相称的。“当我年轻时，我经常梦到佩林勇敢的女儿，但是在我的梦里，她的光辉遮住了我的双眼——真的，我永远不能想象到她长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女神真正的样子了。现在我看到她在南境复活了。”他突然担心，这扯得有点远了：看起来她并没有被他的奉承捧得飘飘然，尽管她看起来并没有生气，他还是大气也不敢喘。

布罗纳问她：“把他扔回妓院之前，要好好揍他一顿吗？”

“老实讲。”布瑞奥妮说道，“他逗乐我了。我好久没有觉得开心过了。在这些日子里，让我开心的事很少。”她上下打量着廷莱特，“你想做我的诗人，是吧？把我的美德宣扬于世？”

他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不是犹豫迟疑的时候：“是的，殿下，这一直是我最大的梦想。的确，殿下，您的庇护会使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成为埃昂大陆上最幸运的人。”

“庇护？”她扬了扬眉毛，“什么意思，是要钱吗？”

“不，绝不是，殿下！”他飞快地思索着，“不，如果您让我来见您的话，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当然了，远远地就好，这样

我能够创作出更好的诗歌。这些年我一直在创作它，殿下，创作诗歌一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一直很难，仅仅通过在公众场合看上您几眼就来写诗。但愿您能恩准，在您发挥智慧为南境人民的命运操劳时，就算是让我越过人群目睹您也行，那我也感激不尽了，能够见证佐睿雅女神再生。”

“换句话说，你想找个地方留下来。”她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快乐的神情，“布罗纳，你看看能不能让帕佐尔给他找个地方。他们可以同住一个房间——这样可以彼此做个伴。”

“布瑞奥妮公主……”布罗纳很不高兴。

“现在我必须告诉我弟弟。我们在日落前必须再见面，总管。”她开始向门那走去，她停下来，上下打量着廷莱特，“再见，诗人。我期待着你的诗歌，我期待着。”

当他看着她离去时，马特·廷莱特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还是最糟糕的一天。他想，这一定是最美好的一天，但是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有些不舒服，好像不应该是成为王室御用诗人的感觉。



森林里大雾弥漫，道路也蜿蜒曲折，但克勒姆·戴尔似乎能像盲人追日似的追随精灵族的主人，要不是因为他的神态看上去异常恭顺，范森几乎就要赞他自信敢为了，而事实上，戴尔可能只是在梦游，他跌跌撞撞，自言自语，如同那些狂热的忏悔者一样——在埃昂大灾难年代里，他们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追随并崇拜神明科涅奥斯的雕像。

但是很快，如果戴尔是个追随太阳的盲人的话，太阳也落山了。他们已经原地绕了近一小时的圈，迷宫般的森林让人发疯，范森已